

# 外交詩話補遺(十)

王家鴻

關於顧氏財經外交的雜感詩，請看以下諸作：

國聯巨厦富圖書，策士從橫效子胥。社黨公然斥和約，民生世局賭滿橋。

原注云：民國二十三年，奉派至國際聯盟財經組及各國中央銀行考察。首至國聯大厦，聆德國代表痛斥協約國之演講，歐局已開始動盪矣。

巴黎歌舞慶昇平，強敵登壇尚不驚。試上凱旋門遠聽，南風不競寂無聲。

原注云：在法蘭西銀行考察二月，巴黎與近郊名勝，大都瀏覽。英人尚質守時辰，要語不煩意自真。曾與諾翁一把握，不需蠟院看雕人。

原注云：在英倫考察金融市場，晤見湯恩比史學家，及英倫銀行總裁諾曼氏。

凱翁博學膽談諧，經濟文章命世才。自有泉高會後，北風蕭瑟士林哀。

原注：曾訪經濟學家凱恩斯。一九四四年在布列茲敦森林國際貨幣會議時重行把握，翌年凱氏去世。

三人使節膺新命，安定金融在此行。從此雙方敦信義，不憑和壁迫要盟。

原注：二十五年，奉命與陳光甫郭秉文赴華府，會同施肇基大使，與美財部商訂白銀協定。

輕機飛越最高峯，樽俎銜銜固鑄鑄。布會憲章傳不朽，環球泉幣互聯銀。

原注：三十三年七月一日，伴孔財長出席布列茲敦國際貨幣金融會議。

議。

新命業膺赴美京，俄看赤縣困刀兵。廿年國際館泉幣，疏導圓流企治平。

原注：三十五年，奉命赴美，代表我國充任國際貨幣基金執行董事。

耆英會裏仍年少，泉幣班中屬老成。付與叢黎充野乘，他年太史好評衡。

末章總括一生，以泉幣專家，兼工詩學，誠當代奇才也。

## 顧持白太史贈朝鮮使者詩

余以外交詩話初刊，贈顧季高先生，彼復書推為傳世之作，並稱當前中國文化日益西漸，西方人士通漢學、學漢詩者漸多，我國選派出國人員，尤應注重有文學修養者。希望外交詩話，可以樹之風聲，並抄示其先祖持白公諱雲臣贈朝鮮使者趙荊峰詩及無錫許復一諱珪，在倫敦使署寄友詩各一首，爰亟錄於后，以弭遺珠之憾云。

## 贈朝鮮使者趙荊峯詩

顧持白(雲臣)

黃花滿徑成門開，忽報高軒枉顧來。東部即今多信使，中華以外有詩才。政通鶴嶺銀臺貴，路指龍州玉節回。留得琳瑯輝四壁，龍威虎震狹風雷。

原注云：趙使贈余壁窠龍虎大字。此詩氣象光昌，有館閣風格。

倫敦使署寄顧延卿即次其韵

許復一(珏)

長嘯思君獨倚樓，暮雲千里隔寒流。淮陰舊識無雙士，海外重來更九州。樂教幾家消吟域，兵戈卅載派恩仇。浮槎自為中原局，詎羨虛名定遠侯。

作者曾充駐英、法、義、比、公使薛福成參贊，旋充駐義公使，詩中用更九州，點出外國，甚妙。

蔡公時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詩

國府奠都南京以來，在外交陣線殉職的有三人(一)為五三慘案中殉職的蔡公時，(二)為在三打根殉職的卓遠來，(三)在馬尼拉殉職的楊光注。三人中，以蔡公時為詩人。據他的夫人郭景鸞女士六十三「五三」紀念日對中央日報記者談話，蔡先生被日軍割舌刎鼻而死，並非亂槍射死。這件慘案，逐漸被人遺忘。但是他於民十年調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四首七律，至今誦之，猶令人迴腸盪氣。石達開句云：儒林異代應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終。蔡先生是否在國史有傳，在忠烈祠有位，吾不得而知。在私家詩史中，當慨然為他寫出祭弔黃花崗烈士四詩於后：

書劍披離酒半酣，幾回歌哭在初三。未除國蠹生猶愧，併得民權死亦甘。十載風雲餘馬鬣，一竿烟雨落龍潭。黃花清瘦飄搖處，還剩哀時鄭所南。

五百健兒齊過去，八千子弟不生回。見明義利真奇勇，能轉乾坤乃霸財。詞客愁隨荆棘長，英雄血和杜鵑開。諸公憑弔須珍重，不抱丹心莫錯來。

心香一掬奠荒邱，陌上風雲尚未收。鷓鴣紅啼珠海淚，岡花黃作燕塘秋。戰餘血肉皆功狗，劫後衣冠半沐猴。七十二人留寸土，元年今日已埋愁。

白雲山下白雲浮，豈有艱難一笑休。氣節每於窮後見，功名都在死中求。而今大地非無主，不信奸雄尚有頭。粟里蔡郎重下拜，紅霞白日兩悠悠。

四詩忠義之氣，溢於言表，事在民國十年，距五三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尚有七年。詩中「英雄血和杜鵑開，不抱丹心莫錯來，功名都在死中求」等句，對於「五三」為國捐軀悲劇，似有預感。說迷信話，似為讖語。嗚呼異哉！詩中慷慨悲歌，雖免有率筆。對於忠義之作，不可以尋常法度推敵也。

王之珍著「詩聯鴻爪」

袁中郎論詩以趣為主，趣者風趣也，幽默也。大抵俳體詩均不離趣字。之珍之詩以趣為主，他於六十年出版一冊「詩聯鴻爪」，多為外交圈中應酬之作。集中詩詞與聯語並存，其妙處全在一個趣字。他的自序有云：「我非詩人，而好吟詠。妙語偶拾，急就成章。荒腔走板，意到筆隨。其事其情，言之有物。全詩內容，確是如此。集中多可傳之作。選美詩云：「昔日選妃今選美，精神時代已不同。中華兒女真出色，儀態從容大國風。」第二首云：「不講三從講三圍，爭誇夢露曼斯非。一朝得遂長堤願，平步青雲起絳幃。」詠耶誕卡云：「耶誕新年相繼來，賀卡紛投竟成災。欲借朵雲傳片語，何期彈雨陷重圍。無端挑釁寧多禮，有意休兵恕少陪。轉眼臨頭春節至，打躬作揖又一回。」此詩對於歲尾年頭，賀卡迭起高潮之苦，以嬉笑怒罵之態出之，實足有趣。集中有遊園驚夢古風，借牡丹亭曲名，寫王季徵特使西非歷險故事，尤其有趣。原詩序云：「民國五十年四月，西非新與國塞內加爾，舉行獨立慶典，政府派駐黎巴嫩大使王季徵為慶賀特使，陸軍武官樂彬漢隨行。旌輅東返，途經剛果雷堡市，借遊動物園。於時暮色蒼涼，遊人稀散。王獨步先行，不意正行進間，突有大猩猩一對，由籠躍出，張牙舞爪，迎面撲來。季徵猝不及防，急以所持照相機向其猛撲，轉頭飛奔。猩猩窮追不捨，巨掌一撲，季徵倒地。幸樂武官彬漢及時趕到，拳腳齊下，力戰雙猩，並得園丁之助，將其制服，季徵幸免於難。」詩云：

塞內加爾有奇會，衣冠雲集達卡城。

彬漢魁梧季徵短，一文一武西非行。

慶典完成訪雷堡，遊園獵艷遇雙猩。

張牙舞爪迎漢使，雙生肘腋夢魂驚。

巨掌一學人倒地，四脚朝天大廈傾。  
外交豁免已無濟，但聞狂呼救命聲。

一髮千鈞形漢到，奮勇突圍若神兵。  
拳打脚踢一齊下，頭破血流猶未停。

保駕勤王幸脫險，吉人天相慶重生。  
同仁少東傳佳話，揚威海外著英名。

全詩頗似彈詞，詩與事均有趣。樂武官爲北京同仁堂主人翁，故有同仁少東之稱。

鴻爪集中，有歡迎中華民國記者訪問團五律云：

六合風雲晦，長纓萬里征。  
縱談天下事，暢敘故鄉情。

僕僕三洲道，洋洋大漢聲。

狂瀾期共挽，指日慶昇平。

此詩意境格調，均極嚴肅，恰是四十賢人入座，沒有一箇屠沽兒夾雜其中。（注：唐劉昭字論五律語，清人法梧門師其意，名其書齋爲四十賢人之室。）

集中有壽李惠堂六十生日詩，亦甚有趣。詩云：

百戰功高一老兵，

男兒報國以球鳴。

揚威耀武誇神射，

花甲猶傳蓋世名。

之珍兄有回國述職詩，他的題目是歸寧，亦甚有趣。詩云：

遠戍懷京國，風塵萬里還。

舊交多鶴髮，新進尚童顏。

久別遠形跡，重逢若夢間。

殷勤紛宴集，杯酒趣三關。

風趣中有嚴整，杜詩中有謂「憂憂無遺憾」者也。鴻爪集中聯語有極佳者，如輓邱吉爾聯云：

文章在吉朋氏參考策之間，筆挾風雷，自有千秋傳信史。

勳業駕忠靈頓納爾進而上，氣吞河嶽，全憑隻手挽狂瀾。

像以上這幅輓聯，是氣象光昌，爐火純青之作，非一般酸腐紹興師爺所能辦。此外他還有贈烏拉圭漢學才女愛蘭娜女士聯云：

心慕中華，名揚南美。  
才兼衝管，道繼蕭凌。

聯中籀字，指衛茂漪夫人，管字指管仲姬夫人，蕭指蕭子昇，凌指凌卓女士，皆愛蘭娜老師。

之珍兄還有七十自壽一聯，風趣嚴肅，兼而有之。茲大書於後：

與皇叔同里，  
長民國半年。

之珍大使世居固安城西，固安舊屬涿郡，漢劉備故里也。他生於清宣統三年正月初八日，武昌起義，是陰曆八月十九日，故云大於民國半年也。與民國同生，的是佳話，聯語亦矯健不羣。集中還有幽默開會聯語，令人捧腹，外交會議，亦不例外，錄之以結束本篇：

座中東倒西歪士，  
臺上南腔北調人。

許君武譯中華民國頌（原作載五十七年八月廿五日中央日報）

譯西洋有韻文字，如用語體漢譯，往往喪失原文韵味。如用古典詩體漢譯，反覺韵味深長。蘇曼殊與胡適，均譯過拜倫哀希臘詩，結果讀者喜蘇譯而輕胡譯，因蘇用五言古譯也。近見許君武兄以七言古體譯却克作「中華民國頌」Charles Chuck, The Republic of China 達到信達雅之標準。爰將譯文錄入外交詩話補遺。

卓華光芒搖大風，中華旗幟青白紅。

自由勇士齊奮起，仰望中國之天空。

偉人如孫更如蔣，應運興邦真個儻。

古國山河錦繡多，全民勇殺日星仰。

憶兆蒸民數無窮，長驅邁往堅而雄。

會當懾服四方敵，且及兇暴東方敵。

莽莽神州如鎖遍，憑力憑心終破變。

黃炎育裔齊效忠，定驅赤獸離禹甸。

遠從南海達長城，「自由」終進暮終領。  
好憑自力兼天助，指顧中興復太平。

### 漢學家愛蘭娜教授 Prof. Elena Ramirez

烏拉圭在拉丁美洲中有第二瑞士之稱。大陸赤化之後，李石曾先生將在日內瓦創設之中國國際圖書館，遷移到烏拉圭首都 Montevideo 成立一所中山學院 The Academia Artigas-Sun Yatsen，由蕭子昇（瑜）先生主持。蕭先生在那裡設館授徒，他的夫人凌孝隱女士，夫唱婦隨，襄理其事。凌女士去世後，蕭先生變成文化苦行僧，宣揚文化不懈。我這裡要講的愛蘭娜女士，便是蕭子昇先生伉儷的高足。在拉丁美洲漢學方面，愛蘭娜可說是一枝獨秀。在西方漢學家，懂得詩書畫三絕的，除高羅佩大使外，便要算愛蘭娜教授。但是她有些特立獨行的事，則非高氏所能企及。她寫了「我愛中國」的小冊子，被商務印書館收入人人文庫。她因為愛慕中國而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因為紀念她的老師與師母，而寫了一本「出藍集」。她的父親因為她信仰三民主義，於國父百年誕辰之日，捐出一份家產給中山學院 Academia Artigas-Sun Yatsen 在 Miguelete, 1719, Montevideo，使三民主義在拉丁美洲生根。她用中文上書尼克森，指責他對遠東政策的不當。她還到菲律賓的華僑學校，向華僑學生用華語演講。她兩次訪問自由中國，在歡迎場合，能對客揮毫。她有一幅本店自造的對聯，呈獻給 蔣總統，聯云：  
予小子，亦信從三民主義，遠來島國。  
公大人，即光復萬里河山，痛飲黃龍。

### 福開森輓梁啟超聯

福開森為美國漢學家，好像也在華擔任過外交職務。我曾看到他用英文撰寫的有關中國古銅、瓷器、玉器考證，用連史紙精印，古色古香，嘆為傑作。此公漢文亦甚通達，我在湖北外語專科學校讀書時，由報紙看到他輓梁任公一聯，命意遺詞，都帶洋味，但不失為佳作。茲就記憶所得，錄入

### 外交詩話：

公不在廿世紀中，縱國運之隆，定少許多偉業。  
我自來三萬里外，有朋友之喪，從無如此悲哀。

### 謝康領事著瀛海集

曾在法國留學並做過我國駐帝利名譽領事及在日內瓦國際聯盟任職的謝康先生（字永年），廣西人。他村居與我住的致遠新村鄰近，都是富有詩意的稻香里的居民。由於老友丁慰慈的介紹，得與謝先生談詩，蒙惠其所著瀛海詩集，有詩四百餘首。開卷便讀到他的壓卷詩雁字七律七首。此書作於己丑，正是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之際，作者以雁為流亡象徵。雁字即係難民之心聲，淚與墨俱，迴腸盪氣，為至性至情之作，可歌可泣之篇，與他的宦遊地帝利之作相較，如出兩人。帝利為葡萄牙放流之地，沒有詩情畫意，不能產生俊品。謝君在巴黎留學多年，在日內瓦國聯供職，得山川之助，熱風土之情，該兩地作品亦多可觀。茲據此一觀點，摘抄數首，入於詩話：

### 雁字七首 民國三十八年作

只為焚坑欲避秦，斯文一脉寄鴻賓。留題天際都無跡，運筆空靈不染塵。老氣橫秋風力健，大書飛白月華新。凌雲賦罷還相笑，可勝塗鴉一單人。

此章第一句點出流亡之人，第二句用斯文、鴻賓等字，緊貼雁字。第三第四兩句，正點雁字。五、六兩句渾寫秋字，收句仍不離雁字，而以風趣之筆出之。鏡裡花枝，帷中燈影，空靈華妙，不黏不滯，不即不離，的是詠物妙手。

春蚓秋蛇未許同，凌虛妙手自空空。不超色相非神品，始信文章奪化工。蘆管平分南浦碧，花箋斜掛暮霞紅。夜來一曲關山月，無限深情寫晚風。

此篇用春蚓秋蛇，反襯雁字。第二句凌虛妙手，襯出空際之書。三、四句寫得空靈華妙，五、六句是正面寫法。蘆管花箋，冰雪聰明。七、八兩句推開作結，仍用一寫字，扣住題目。